潘子求仁錄輯要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五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渾然一體中條理

禮自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故有東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所謂辟子之私者辟其子事父之私也子之事父自與事伯叔父不同不分宫則子難盡情於其父伯叔猶子之間反致嫌戾者有矣故聖人有同堂異宫之制使子各盡情於其父故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然子雖私其父而其父於昆弟之義原無分也無分者自盡其昆弟之情有分者各盡其子之情無分而有分者有分而實無分仁之至義之盡也

仁至則義必盡義盡亦仁必至蓋仁自有義義即是仁初無容二

也

求仁必由於集義義者仁之義也舍集義亦何處求仁

入德之始求仁必於集義成德之日由仁而行卽是義蓋義人路也所由以出入者也嗚呼路之一言至奇而至當自非聖人安能爲此言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得其條理始恰渾然一體卽如父子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有敬承父道宜終身無改者有父蠱宜幹者有父蠱宜裕者有幹母之蠱不可貞者事父母幾諫當三諫不從則號泣隨之父子責善爲不祥而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先事敬承當事將順有無限委細在導其妻子率其兄弟有無限欵曲在外事周旋內事調劑有無限苦心在兄弟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條理有年長以倍之兄教養兼至宜以父道事之者有學成德立宜以師道事之者有不令之兄不能

無藉於挽回者惟承順而後挽回亦惟愛敬而後能承順古人所謂內外養之有無限婉曲在有淑善之弟可正以兄道率之者有不令之弟須反以兄道事之者詘事兄之道委曲漸摩所謂養不中養不才有無限容耐在夫婦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有身教而自足者有須兼以言教者陰柔之質最難曲洽陰柔之隱最難曲體體恤之未周浹洽之未至即非渾然一體毫分愛慾之纏綿恰是熾然人我而非渾然一體朋友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古人最重擇交此即一體中條理况朋友中有父事兄事肩隨之友有親近汎愛之友有貧賤患難之友有愛我知我之友亦自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在君臣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古人君爾忘身國爾忘家無不竭其忠藎而諫與不諫審乎其時謀與不謀視乎其位毫不敢顛越雖栖栖皇皇仕如此其急而去就有義進退有禮毫未嘗苟且所以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

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三仁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願學孔子之時此一體中條理之大畧也雖人倫之變萬不得已而有處分出妻令其有托絕交不出惡聲仁至義盡無非一體喜怒哀樂中節謂之和生殺予奪得宜謂之仁故舜殛鯀而禹不怨周公放蔡叔而仲用命孔子見南子不見陽貨其見一體也不見一體也慟顏子之亡而不以車為之椁其慟一體也不以為椁一體也只為一體自不容不條理秩然條理原來恰是一體如人身自頂至踵渾然一體而頭腹四肢耳目鼻膚髮臟腑井井不同只是一體生成是一體生成有條理天性自然不容分毫計較於其間物格知至君子雖已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秩然條理處有終其身而不容已者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求仁君子正在條理上格通人我條理得宜恰是渾然一體故孟子云集義集義正是

求仁也雖未深造而自得當力行純一時怡是渾然一體之仁密

密運量所謂力行近乎仁也

一友問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恐同於兼愛曰墨氏兼愛未嘗致知格物不致知格物自不能格物知至彼本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何疑渾然一體之同於兼愛哉又曰學須深造自得未嘗深造渾然一體之實必不能無此疑蓋秩然條理是眞渾然渾然一體是眞條理若條理不秩然渾然一體亦是妄見

吾性本渾然一體本秩然條理非渾然一體未足而加秩然條理以補之也渾然一體者秩然條理者也秩然條理者渾然一體者也故曰義禮知信皆仁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遇可惻隱則惻隱遇可羞惡則羞惡遇可恭敬則恭敬遇可是非則是非而所惻隱者則當惻隱者也所羞惡者則當羞惡者也所恭敬者則當恭敬者也所是非者則

當是非者也謂之條理秩然若吾性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遇可惻隱者而漠然不惻隱遇可羞惡者而漠然不羞惡遇可恭敬者而漠然不恭敬遇可是非者而漠然不是非夫可惻隱而漠然不惻隱可羞惡而漠然不羞惡可恭敬而漠然不恭敬可是非而漠然不是非又何有於條理秩然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必秩然天地萬物條理知秩然條理而不知渾然一體者有之矣未有知渾然一體而不知秩然條理者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一觸事物而無不動遇可惻隱不容不惻隱遇可羞惡不容不羞惡遇可恭敬不容不恭敬遇可是非不容不是非因其惻隱而謂之仁因其羞惡而謂之義因其恭敬而謂之禮因其是非而謂之智惻隱偶見而未盡仁羞惡偶見而未盡義恭敬偶見而未盡禮是非偶見而未盡智則因其偶見未盡而謂之端蓋陷溺之久一旦有觸而露其端故曰端也渾然全

體偶見卽是一端偶見一端渾然本是全體故孟子卽情善以明性善則直指之曰仁義禮智顯然其爲性善也卽今人之乍見以明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微指之曰端顯然其宜擴充也

謂惻隱爲仁者渾然一體也謂羞惡爲義者因其不宜而羞之惡之而所羞所惡皆得其宜也謂恭敬爲禮者恭敬則有節有文也謂是非爲智者所是所非皆知之不淆也遇可惻隱不容不惻隱遇可羞惡不容不羞惡遇可恭敬不容不恭敬遇可是非不容不是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渾然一體之仁也惻隱其所當惻隱羞惡其所當羞惡恭敬其所當恭敬是非其所當是非皆得宜之義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有節而不流有文而不亂皆節文之禮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不淆皆知之智也當惻隱則義禮智俱備當羞惡則仁禮智俱備當恭敬則仁義智俱備當是非則仁義禮俱備渾然全體見一端故一端而渾然全體也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吾性一仁而已仁智分言則智者仁之融明故以是非之心歸之若專言則智亦渾然一體也即仁也當惻隱則惻隱當羞惡則羞惡當恭敬則恭敬當是非則是非不慮而知而其惻隱也不自知是惻隱羞惡也不自知是羞惡恭敬也不自知是恭敬是非也不自知是是非渾然秩然其爲一體之仁可見也義禮者渾然一體之條理也渾然一體本有自然之條理就其得宜謂之義就其節文謂之禮仁智爲體義禮爲用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曰義路也禮門也曰克己復禮爲仁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義禮之爲用可見也又曰是非之心智也智亦當屬條理然是者不忍以爲非非者不忍以爲是渾然一仁也大學求仁在於致知以格通人我曉然其爲一體之仁即當羞不忍不羞當惡不忍不惡亦渾然一仁也恰恰當羞則羞當惡則惡渾然一體自有本然之條

理至於恭敬則藹然不敢慢易之心益顯然其爲一體之仁當恭敬則恭敬自周旋委折不徑行直遂渾然一體恰具當然之條理仁智體也義禮亦體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秩然條理者渾然一體之條理也則謂仁智爲體義禮爲用可也渾然一體之仁自有本然之條理析其條理之得宜者謂之義又析其條理之有節有文者謂之禮又析其渾然一體之渾融明睿者謂之智曰仁義禮智然智之渾然寂然卽一體之仁節文其所當節文卽得宜之義故孟子多言仁義仁義已該禮智也遇可惻隱則惻隱惻隱得宜渾然一體之仁自適當然之條理故孔門專求仁仁已該義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如遇可惻隱卽惻隱是爲得宜之義當危迫痛苦之甚者惻隱發之重其未甚者發之輕節也惻隱之發流連回護文也是謂節文之禮所謂渾然一體自有之條理者如此若其未觸於物則義禮俱漠乎無

朕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而已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居仁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由義也知乎此而仁智爲體義禮爲用亦可曉然矣又曰未觸乎物則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似乎智亦莫得其朕不知此正智之眞體也故曰智卽是仁然何以四德言智葢智者渾然一體之渾融明睿者也析智於仁可也

又曰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當下由義當下居仁葢雖運而有秩然條理者之可見而其渾然一體者仍自是渾然寂然也

又曰只一渾然一體者渾然寂然而不動而敬自有天然之法則非禮義而何故仁義禮智一性也眞性見前則仁義禮智畢備仁義禮智非截然分而爲四折而爲二爲三有時而仁義有時而禮

智也
一友云學有從仁入有從智入從惻隱入者仁也從是非入者智也孟子言四端皆擴而充之則從禮從義入皆可何以專言仁是聖學曰義禮智皆仁也當羞時不忍不羞當惡時不忍不惡當恭敬時不忍不恭敬當是者不忍謂非當非者不忍謂是此不忍不如此處皆仁也苟擴而充之一旦自得而居之安是曰居仁故專言仁是聖學若曰從是入則舍仁義禮智更有蘊奧乎夫仁義禮智也而尚屬門庭之事乎
一友聞先生每稱明道義禮智信皆仁之語疑而請問曰義禮智信皆仁謂當羞時忍不住羞當惡時忍不住惡當恭敬時忍不住恭敬當是非時忍不住是非皆真心發見處也以羞惡言則謂之義以恭敬言則謂之禮以是非言則謂之智其實皆仁也
孟子云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曰愛曰仁曰親豈非渾然一體曰於物愛而弗仁於民仁而弗親豈非條理秩然又曰中庸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淵泉仁也而時出之義也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義也大德敦化仁也川流即川流其敦化時出即時出其淵泉仁義豈有兩德渾然秩然豈有兩體也哉

性一仁而已然言義言禮言智更少不得聖人立言之妙其味無窮渾然一體有自然之條理眞違越不得一步

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率性之謂道也窮理盡性者盡道以盡性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渾然一體中條理由仁義行是秩然條理處原只渾然

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始能好惡人始能予奪人始能刑賞人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萬物一體也

堯舜之誅四凶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

一友謂先生待人有厚薄不類渾然一體曰渾然一體中厚薄自在有厚有薄何嘗非渾然一體大學云於其所厚者薄而於其薄者厚中庸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若渾然一體而無厚薄只是佛氏平等眞空去渾然一體遠矣渾然一體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自有不容混者不容混即一體即一體而又不容混者也楊氏爲我未忘人見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未忘我見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楊墨恰是一對今有疑渾然一體爲兼愛者悞矣

一友問儒者運世以禮故前賢有仁禮並提者先生謂何如曰仁則禮在其中矣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而目則在於非禮勿視

聽言動橫渠亦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蕩越禮因於縱欲縱欲因於有我格物君子自不至欲敗度縱敗禮物格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其體即仁其用即禮但吾人日用尤須精細始無滲漏夫子於知及仁守莊蒞者而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吾人其敢忽諸

又曰儒者固運世以禮但有禮之根本聖學渾然一體中條理秩然此禮之根本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又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禮之大本已立自後但須盡精微道中庸以日底於純一故曰敦厚以崇禮仁體日純率禮日密無一毫之非仁斯無一事之非禮直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始為仁之至禮之盡

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聖學純全完密如此故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卽其求仁之初而已全動禮之事葢仁本該禮求仁卽率禮無容二無或缺也
中庸曰敦厚以崇禮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禮者君子之以厚德載物者也敦厚則不忍慢易於人一言微傷則不忍一行微乖則不忍處處詳愼事事用情與人無不有其天則處事無不有其節文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禮斯日崇矣厚日敦禮日崇自可以載物自可以與天地參
言行者君子之所以與人交也君子之言無非禮動無非禮者一出於不忍不敢之心而已矣不忍者仁也不敢者敬也一出於不忍不敢故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嗚呼愼言愼行者豈僅在乎言行加之意哉求仁焉斯愼矣熟仁焉斯無不愼矣

厚即是仁敦厚者熟乎仁也敦厚以崇禮漸可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理者事事物物各有天則秩然條理不相淆亂之謂窮理者於事物盡其天則條理分明也窮事物之條理乃盡性之實事能盡其性而盡人性盡物性在其中矣蓋舍待人接物別無理可窮也待人接物窮其理而吾性盡人物各得其性而人物之性亦盡矣舜盡事親之道窮理盡性也而瞽瞍厎豫瞽瞍亦盡其性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窮理盡性也而象克諧象亦盡其性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窮理盡性也而民用不犯於有司天下之人亦各盡其性嗚呼必如此而後為能盡其性也而其要在於窮理可不慎與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窮理盡性之謂也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吾性渾然一體中有自然之條理而事事物物巨細萬端各有本

然之條理是即秩然條理恰可見渾然一體率吾性之條理而事物之條理已得中事物之條理而吾性之條理已慨是盡秩然條理恰已盡渾然一體然因此而謂人性物性均稟於天之理不然也又或謂於事事物物上求理即爲義外不然也

即秩然條理恰可見渾然一體盡秩然條理恰已盡渾然一體可知窮禮所以盡性命者莫之爲而爲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至於命也易曰窮理盡性實指一盡性之路與人曰以至於命實指一神化之路與人

夫子耳順則化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神矣未至於從心雖耳順之年尚窮理精義之不敢怠也故幾幾乎不敢自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窮理盡性則入日於化日入於神而不自知矣故曰以至於命學欲幾於化神而不窮理其何日之與有

夫子曰五十以學易蓋從知天命之年言也可以無大過小過尚未敢必也蓋學未至於從心保無幾微之或失與嗚呼聖人猶然吾輩何爲而不自勉乎

所以不能窮理者未能靜而安也故曰安而后能慮又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君子而時中是時時未發之中所謂性常定也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戒懼慎獨則時時未發之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和卽是中若因循托大用心未密則不能無習心習氣之萌卽非未發之中習心習氣之萌卽於喜怒哀樂之發有乖於事有過不及卽非中庸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無忌憚與時中相反止在毫釐之間因循托大用心未密所謂無忌憚也於喜怒哀樂之發有乖於事有過不及卽是反中庸一失足便爲小人可不慎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卽能時時

未發之中故夫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適中之謂中平常之謂庸凡適中者自平常易知也德者眞心見
諸行事之謂中庸正在行事上言雖云易知實爲難盡非精義熟
仁不能盡能盡始爲盡性始爲至德凝至道
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能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易曰窮理盡性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天下
豈有無所致力而自然崇德盡性之聖人哉故曾子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嗚呼惟如此乃能崇德也夫乃能盡性也夫
問精一執中入德之要先生未嘗言及何也曰此物格知至後脩
身之事爲齊治平之基本者也傳天下乃莫大之事故雖聖授聖
亦不免如此叮嚀若初學入德之要何以禪授時始言乎
一生云乍聞先生精一執中之旨躍然無疑因述其說曰未也生
請申言之曰大約學未至於神化尚不能無習心以習心歷事豈

不惟危道心本惟微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究竟若何而爲至當之道豈不惟微惟微故須精之精之則一定不易之道出允執之而已中卽是一一卽是道在惟微時言曰道心在惟精時言曰一在允執時言曰中此吾儒修身之要道而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者也故舜禹禪授不能不叮嚀致愼禹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皐陶之陳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舜爲天子禹皐以此戒舜舜將傳位於禹又以此戒禹可見古帝王兢兢修身爲本至意吾儕雖未得治國平天下而有齊治平之責任日用之閒皆須精一執中方是知修身爲本方能盡其性不然非過卽不及去中遠矣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精一執中也古聖賢告人未有不以有諸已者允執厥中者堯也惟危惟微精一執中者舜也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賢於堯舜者其在斯乎

兩端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用中則無傷惠傷廉之失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一生問精一執中初學亦當然否曰格通人我只在事上誰不當然但雖在事上而意實在於格通人我未可主於事上精一執中而遂可忘格通人我之要領也堯舜性之也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皆渾然一體之大聖人故止精一執中而已無不恰渾然一體之仁也又曰未造渾然一體之實集義卽所以求仁既造渾然一體之實精義卽所以熟仁精一執中精義也但吾儕灼知求仁爲本則吾之集義誰云非精一執中乎

在堯舜謂之中在孔子謂之時在孟子謂之義全易無非此旨故曰中正曰時義精一執中堯舜之易也曰三省吾身曾子之易也堯舜成德者之易也精義之事也曾子學者之易也集義之事也易無他時而已矣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亦惟明乎其時而已矣

夫子聖之時者也故曰夫子全身是易

語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亦是蓋易始於一畫一畫卽陰陽也老子之學純氣之守也故曰老子得易之體吾儒於易觀象審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仕止久速各得其可而易之道盡矣故曰孟子得易之用聖人於易本用也非孟子但得易之用而已易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爲學聖人就象上言性言心說仁說智非可指實以爲言易也故易非知性者不能讀未知性而讀易未有不認氣爲性者蓋易自一畫以後卽陰陽也實認聖人之言性言心說仁說智爲言易則認氣爲性矣如後賢誤認文言而以元亨利貞配仁義禮智豈不以氣爲性乎凡於易言心性仁智處無不皆然故易難讀自不知性者讀易而性學不明易道不明矣

嗚呼

善讀易者觀象審時以易爲精義寡過之書不善讀易者就易研

究心性以易爲指示性命之書善讀易者實體於倫常日用不善讀易者虛索於陰陽造化

易非知性盡性之聖人不能作而聖人作易初非以明心性也後人執之以爲是指示性命之書則失聖人作易之本意矣然則聖人何以作易曰吾人日用皆心性也而動作有其時有其位不失其時位則中正無咎失其時位則不中不正而凶悔吝生焉故聖人作易即陰陽之動靜教人以觀象審時而明進退所以寡過也夫即陰陽之動靜以爲教則非以明心性可知故必如此而後性盡即以爲指言性則悞也必如此而後恰渾然一體之仁智即以爲指言仁智則非也

伏羲觀人倫庶物各有當然之則若自然而不可違若一定而不可易故取象於陰陽以畫卦爲奇爲偶爲剛爲柔爲消爲長爲進爲退皆自然而然無定而定使民觀其象法其行酌其時審其位

而各歸於當然之則是伏羲之所以作易之意也蓋上古訓誡未詳儀刑未備故聖人卽造化以爲教所謂以天教人者也豈圖畫虛空描寫造化與斯人道陰陽說老少推天地之所以始人物之所以生指性命之源泄天地鬼神之奧如後賢之說也耶

伏羲觀理於人倫庶物後賢察理於陰陽造化伏羲取象於陰陽造化以爲教後賢推理於陰陽造化以明性截然不同矣可謂後賢之易卽前聖之易乎易本平常切近而後賢以玄虛幽渺測之是以百姓日用之易變而爲陰陽造化之易也

取象於陰陽造化畫後之易也觀理於人倫庶物畫前之易也伏羲見天下事事物物各有其道而因之畫卦卦陳象立而天下之處物制事各歸於道而不能外吾夫子見一卦一爻各有其法象各有其義類而不可遺因見前聖之易固有其極至之道而卦爻法象之義類從此起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或曰太極如是乎曰太極如是矣易傳聖人贊易之書也
如易傳爲聖人贊易之書則千言萬語無非贊易可以一讀而明
傳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此一章之要領
下文六節皆從此推出而節節相承故易有太極一段但就上闔
戸八句一直推出旨意了然聖人作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但
隨舉一戸而道無不可見如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一闔一闢
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
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即一戸而道之可見若此夫子
贊易至是不覺遂闡前聖作易之心也曰易有此至極之道聖人
所以畫奇偶之兩儀也太極之旨如此葢天下之道有一必有兩
定於一必成於兩如戸有闔必有闢一闔一闢而戸之道始盡太
極生兩儀者渾然一道而端緒則有兩抽其端緒而畫奇偶所以
謂生兩儀也四象者陽之純陰之純乾坤是也陽之雜陰之雜震

坎艮巽離兌是也奇偶畫而乾坤震坎艮巽離兌畢備兩儀生四象也八卦即六十四卦凡易傳中言八卦多該六十四卦而言乾坤震坎艮巽離備而六十四卦無不畢備四象生八卦也八卦成而吉凶可定大業由是而生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如此此夫子韋編三絕而見前聖之心知前聖所以作易之故也不曰伏羲因天下至極之道而作易乃曰易有太極者爲贊易也謂易書有自然之根柢故生出如是條理云爾是夫子之易有太極豈不顯淺易見可一讀而知乎

夫人道仁義而已然不審於位不酌於用則有乖於仁義而人道將不立易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所以教人之盡仁義也所謂順性命之理也故惟學乎易而後能屈能伸知經知權不失其正嗚呼此夫子所以謂學易可以無大過歟

學者愼無易言權權非聖人不能盡聖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

事勢之必不得已而權出焉湯武征誅權也堯舜揖讓亦權也伊尹放太甲周公避東都權也夫子作春秋亦權也權皆出於聖人之不得已若得已而行之之謂苟權皆出於聖人渾然一體之仁若非出於憂世憂民委曲成物之謂術

知學之士立身行道事事不忍苟人見其不苟也曰是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也不知權非日用常行之物而日用常行之則苟而已矣

可與立尚未可與權今未可與共學之人往往自以爲能權蓋未知立身之大道而一切遷就絕無繩墨也嗚呼俗習入心趨向不正有終其身而不可與共學矣不亦悲哉

爲機變之巧者亦自以爲能權眞無所用其耻也

非窮理精義不能權然權者事勢之不得已窮理精義者日用之不可缺漢人以反經合道爲權而程氏非之晦菴云以孟子嫂溺

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可謂不執程氏之說矣然得中故謂之權晦菴云權而得中似猶說作兩層也權者權輕重使合義也此審理度義之權也聖人所謂權乃反經合道之權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若審理度義而猶曰未可則必不然

權輕重使合義此可與適道之事

堪輿家謂移步換影蓋少一轉身移步則龍穴砂水又改一規模矣吾人日用之中所以處事宰物者亦然故曰因時制宜非有定則

本有一定之則而又未嘗有一定之則無一定之則而恰恰有一定之則是所謂義也知乎此可與言精義矣

生云前約一友至日欲赴其約天將雨父不令往某恐失信堅欲行父怒從父則失信欲不失信則逆父如何曰此自有輕重之權衡在既與友約自不宜與信父不令往驟當中止初以不與期為

義繼又以中止爲義義者宜也隨處隨時步步移換非有一定如當東則以東爲義當西則以西爲義當東而西則不義當西而東則不義當立則立爲義當坐則坐爲義當立而坐則不義當坐而立則不義以此推之步步有義刻刻有義若執定則爲尾生之信申生之孝害義多矣又曰人日用飲食莫不由義惟於人倫日用即失義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夜寐而早起何處不是義何時不由義獨於行已立身之間待人接物之際即昧義豈知但由日用飲食之義而不由人倫日用之義即違禽獸不遠哉

一生問發乎情止乎禮義此言然否曰恭敬之心羞惡之心情也即禮也義也或者之言嗜慾之私與俗習之氣耳非情也

先生在玉峰人多謂先生不知人情謂一生曰最知人情者某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情即是性情善顯然性善顯然孟子以後性善之學不明故往往謂情有不善不知有不

善者非情也嗜好也俗習也情發乎性無有不善且止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四端俗習嗜慾則有不善千態萬狀其端不一吾安能盡知

生某某嘗私議先生不知世俗乃謂一生曰某某言良是但某孳孳汲汲望唐虞而直趨之焉知世俗生唯唯云某有將志切爲學卽不知世俗

某初謂世情不必知故往往有以不知世情爲詬者不問也後頗悉民隱始覺聖人喻義喻利之言更親切而有味又覺孟子答任人之言眞爲規矩方圓之至孟子曰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何嘗執細節以苛求於人又何嘗苟徇於俗以違義後之學者拘于禮則執細節以苛求而人厭其迂曲學阿世則苟徇以違義而爲士論之所不與士論之所不與固不可行人厭其迂亦不能行然後

知聖人之言規圓而矩方也嗚呼不稔知世情初不謂二章之旨有所隱而不出也乃今而知聖人無不深達乎世情故言之曲而中又乃今而知世情愈明則聖人之道理亦愈出也雖然無志於聖人之學不知聖人之道而深達世情則未有不爲世情所移者有志於學者固當不患乎知世情之晚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二千載來誰人不自謂知殊覺我之所知有以大異於人者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聖人之道徹始終貫本末竭盡而無餘辭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某透心透腑見得只是仁義故於孟子之言契之深信之足眞有手舞足蹈心悅神怡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天命之謂性仁也率性之謂道仁也有義也修道之謂教體仁而精義也中庸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一語最有味而修道以仁尤可

見孔門學脉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修道云者日用事物之理酌之以適於中也有一團渾然眞誠惻怛之仁貫注淪浹則道不虛行而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吾知免夫道即五達道修道以仁即達道以達德行之三達德中知以知其當行勇以決其必行而實所以行之者仁也故中庸又足一語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仁也觀修道以仁語豈不更可見耶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修道以仁也修道以仁故力行近乎仁

前言修道以仁後言力行近乎仁蓋知所以行之者一也非仁而何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修身也大學曰修身爲本後賢俱指一即誠古人之文無虛含法以後人之文讀古聖賢書往往多不合

觀修道以仁可知論語仁能守之易仁以行之之旨

率性之謂道由仁而出即義也脩道以仁集義正是求仁也

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則曰肫肫其仁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

曰修道以仁雖安勉有分而道無二

謂一生曰聖學只在真心直達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又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以保四海平易親切如此明白正大如此故曰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曰道在邇事在易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之人非無愛

親敬長之心也真心始發爾我之見即形莫謂不能直達之天下

且不能直達之親長矣生云某嘗驗之家庭日用原有不可直達

者曰委細曲折竭盡苦心無非直達真心曲致即直達若以徑行

直遂爲直達則失之矣生云向疑先生或少經濟今始知見前時時是經濟曰經濟兩字出於後人不知學問聖賢止是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何嘗別有經濟後人分道德經濟故每分才德經濟非有才不能非博聞多見不可捨不得才情氣以捨不得文史知見只爲未嘗灼知真心信性善不及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夫焉有所倚至聖睿知聰明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齋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何嘗恃才何嘗藉聞見今不能知至聖至誠須竭才於致曲致曲乃吾等初學事曲能有誠而形著動變化卽與至誠無異何須論才何必求補於聞見只此委細曲折直達真心豈非才耶豈一一考之聞見方能之耶真心最靈曾子燕於野其母

嘺指呼之曾子心動亟歸真心最巧甯武子君入囚室則櫜饘毉
酖則貨毉卒能保全其君以至閭巷愚夫愚婦苟人倫關切之際
真心篤摯自生其智自有其勇真心感孚自無不竅自無不動只
為性善人人同具故能如此堯舜時雍風動只直達此真心大禹
聲教訖於四海亦只直達此真心湯武伐罪弔民亦只直達此真
心三代治具莫備於成周姬公制禮作樂善世宜民裁成輔相巨
細畢周亦只真心之曲折變化雖思兼三王監於二代亦只真心
之權衡酌當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
謂之居仁委細曲折謂之由義居仁自能由義由義只是居仁有
此真心自能直達曲致直達曲致始全此真心故曰聖人精義卽
是行仁學者集義卽是求仁初無二事真心有直達時有曲致時
直達固不待安排不由思慮曲致亦本無安排雖千思萬慮仍是

不思不慮直達此眞心能直達亦即是眞心曲致此眞心能曲致亦即是眞心眞心自能直達曲致曲致即是直達但其閒委細曲折恊於機宜乃隨事精細隨時渾融實無盡期故禹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皋陶戒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舜又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曰加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蓋學至深造而自得不患處人倫日用中尚有人我之歧見而患於接物處事之際精微多有未盡家國天下閒人情事變有出人意外者人官物曲有多少未習者步步合轍事事允宜此中大有委細曲折在中庸曰盡精微道中庸易傳曰窮理盡性精義致用皆其事也子等初學雖未可言及此强恕反求自有本然之權度在直達曲致自有當然之義在知乎此則見前時時是學不必更言經濟矣

一生思以經濟自見求所以習之者先生謂之曰經濟不須習聖

人亦無經濟之名生問故曰生知治家乎一家之政事事在家主之心事之未至先有以謀之事之將至早有以理之東指西畫左挈右提蓋有不待子弟僕妾知而事已告竣者子弟僕妾默受其福而已無他一家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又知養身乎有癢即搔有痛即摩念未嘗起而手已至痛癢之處心未嘗思而口已自言痛癢之狀無他一體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苟如此則經濟何必習經濟亦何必有其名也哉自聖學不明乃有經濟之學自有經濟之學而治遂不古若矣噫

講學諸賢亦有言才言經濟者不知性故也若知性則一本直達自無枝葉之辭

人孰無才只不能盡其才不盡才由於無志顏子欲罷不能自竭其才故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後世言治人理事必先論才不知才者吾性之良能也苟知學以

求仁爲宗自能直達吾性治人而人治理事而事理爲將而將爲相而相焉有才不足之患直達吾性卽是才後世之論才不出於公孫之三言曰強曰有智慮曰多聞識以是爲才所以修身爲本之學不見於世而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嗚呼

一友問公有征輸私有逋負而家人妻子不能無凍餓之患不憂則非情憂之則非道奈何先生曰但憂所宜憂憂卽道也友未達曰聖人渾然天下一體故切切生民之憂衣之食之教之誨之興其利除其害禦其災捍其患入斯民憂患之中而汲汲不敢自暇逸君既爲一家之主則一家所恃賴惟君自當心入一家憂患之中無衣爲之謀衣無食爲之謀食急征輸償逋負公私上下總總顧慮是君之分又何是道非道之疑乎又問措置之法曰如居此室中有求免於風雨盜賊之虞則心思自周自有修葺之道防患之法何必問之他人友又述遇事艱苦之狀曰君病在躭靜避事

故過事益見其苦處事益畏其難郎此畏苦之心理與事分爲二身與家不一體去道大遠今之治生理家者并心一路猴之食之習而安之不知其爲心勞不見其爲過慮亦不計其爲是道非道聖人治家亦然但俗人忙不可閒閒必肆事聖人則可忙可閒忙不厭事忙亦安然閒不尋事閒亦安然此則知學不知學之異耳一生見路有行竈神者大不悅曰謀生之業多端何至喪心爲此先生曰愚初年亦如生見今不特不怒且惻然傷心若無地可自寬者生問故曰民不能養古帝王養之不能自教古帝王教之此上天之所以爲生民而立之君也今民各自養各自量其才力之所至以爲養苟如是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爲已何暇顧廉恥哉生若思至此當有不能不惻然傷心如其者又奚怒之有生唯唯曰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曰然聖人之學不明則三代之治不可復三代之治不復則斯民困苦之期無時也有志於聖人

之學者得不身任其責耶
先生教授於市對門一子頗俊秀而習鼓吹學作樂人嘆曰此子豈不可上達其父母爲之計所以自養故業此豈非三代之治不復之過與已亥冬先生寓吳郡迎春日訪一友回路擁不得行遂佇立道傍見妓女迎馬上不覺酸楚淚下越日述之於其友其友曰天寒君衿諸女凍甚耶先生曰不然先王之世男女有別豈有迎之馬上者彼皆人子也而汚辱如是是以悲耳
先生嘗嘆曰朝廷立有求富貴之路天下必不治平蓋求富貴有路則人無不竭其心思盡其才力以圖富貴安有修德行道力學盡性之士在民上者無修德行道力學盡性之士天下安得治平
又曰須知富貴之原來蓋富貴者所以奉有德也上古以億兆不能自理也故立有德者爲君以統之一君統乎兆民則貴矣治人者食於人則富矣君不獨治也於是乎求衆有德者以佐之衆有

德上佐君而下治民亦貴矣富矣富貴之所原來如此古之人並無心於求富貴也但自力於學自修其德而君人者求之故曰求賢曰舉善今也上懸其的下盡其力一旦富貴侈心遂生求其不爲民害亦已善矣又安望其致君澤民有裨天下耶嗚呼若朝廷於求富貴之路不除斯民其無見治平之期矣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拒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反經則人心正人心正則世道治孟子之功豈在三聖下乎故曰六陽從地起經世之業必先講學以淑人心此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堯舜禹湯武君即師教即治至孔子而君師之道二教治之職分春秋遂不能爲唐虞三代再傳至於孟子而師道亦絶矣蓋君即師教即治則其道常明君之所以出治者不由於學而僅一二布

衣之士明之則其勢必至於凌夷衰微也自漢以來佛老之學盛行於天下佛老出世之學也在上旣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淑善一世則出世之學盛行又其勢之所必然益無足怪矣吾人本來性善明性善之學則人之眞性觸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時時見前愛於親敬於長忠於君慈於下別於男女信於友朋仁於民愛於物自知人倫之非外自知身家國天下之爲一體人心日正風俗日厚治道日興漸可復於唐虞三代之盛佛老性空之說行往往爲其學者不能空嗜慾而先空人倫愛親敬長漸而無味治家訓子毫不經心間有不得意於倫常則不知所以自勉而逃之空門甚號爲得法之徒則重佛法而輕父母傲然自以爲法王而蔑視人王愛親敬長之心日空無忌憚之習日熾世道未有不日亂而生民之患未有不日甚者

愛敬惻隱渾然良知良能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何其易簡以

易簡之道與人言何其易知易從人人樂聞人人願爲自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至於可久可大則聖學昌明而泰運開矣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今人各有心民散久矣惟不知渾然萬物一體故也渾然萬物一體之學明庶幾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

潛子求仁錄輯要卷六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孝弟

今人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尚以爲平常而可學於孟子曰仁義而已矣則必駭爲高遠而難幾而不知孟子之言仁義也推其自則曰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初非有待於脩習証之於孩提之無不知愛親稍長之無不知敬兄則其人不必聖賢即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而指之曰此仁也義也則不過吾見在之忽不及知漫不爲事之平常日用耳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今人但駭於其名耳果審仁義之實則與孝弟忠恕有何分别而顧高遠視之耶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爲仁猶曰用其力於仁指求仁

之工夫也凡孔門爲字俱是指工夫如曰其爲仁矣曰爲之難曰難與並爲仁是也蓋聖門工夫只在人事上竭力故曰爲非若後世主靜持敬之學操持意念不起意之學致虛致良知之學落於虛無也蓋孝弟乃孩提稍長不學不慮之眞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學者但能純心於愛親敬長則不忍之心盎然滿腔渾然一體眞性全體貫徹故孝弟乃爲仁之本有子之言於學脉最清楚最眞實所以云與顏曾並聞一貫者此也後世不知孔門學脉而以行仁從孝弟始釋之失其旨矣

今人無志於學往往覩聖賢爲高遠講學爲迂腐輕易論云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或謬爲大言云人倫日用何人不知而待於講使告之曰人倫性也盡人倫盡性也此外更無妙道即信之不及矣夫孩提稍長之時依依親長之側愛敬油然不容自已此時何待學何待慮眞性沛然直達無親疎爾我之間故曰仁也義也

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自此年漸長習漸深眞性漸漓日在父母之前受罔極之大恩而恬然罔覺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恣縱習心肆行不顧出言而忘父母舉足而忘父母日以父母之遺體行殆壓父母之深憂而毫不之省嗚呼子於父母無論懷妊十月携抱三年大恩難報即目前之大恩已是欲報罔極而恬然罔覺毫不之省嗚呼亦太忍哉斯時而言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言人倫日用何人不知而待於講不亦昧心矣乎即有向上之士知自勉强然周旋世故之心多於周旋庭幃勞於世故懈於吾親習爲固然不自覺察甚有以周旋世故之心即用之於周旋庭闈外貌殊覺可觀而中心實不可問孩提之眞性至此而盡喪矣雖然又未嘗不時時流露於日用也大約於無意不自識知之頃見之若不用擴充之力頓使眞性見前雖好學如諸友眞心未必不爲習心所勝也人倫可輕易言知而聖人之道可

輕易言不過如此也耶予居貧賤值寡母衰年竊謂人子事父母無不當盡其誠孝惟是適當貧賤或值父母衰老鰥寡更宜留心事貧賤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富貴之父母富貴之父母安樂貧賤之父母憂勞也事衰老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壯健之父母壯健之父母能運動衰老之父母待扶持也事獨居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具慶之父母具慶之父母兩情各愜獨居之父母苦懷自忍也諸友固有富貴者亦有貧賤者有父母壯健者亦有衰老者有父母具慶者亦有鰥居之父寡居之母者亦嘗留心於此乎先事則敬承父母之心當事則將順父母之志內事周至爲父母服勞外事維持省父母憂慮導其妻子以養父母若妻子有不孝即吾身之不孝須有刑子之道率其兄弟以孝父母若兄弟有不孝即吾身之不孝須有感化之方此事生親之道所當然也占人云思死者如不欲生故父母之聲常在於耳父母之容常在於目父

倪吟然自聽以至致虛歸靜收攝保聚攝知歸止又或云須得一二年閒飯喫云只因李先生不仕做得此工夫若然則爲學是撥冗寬坐之事是二三少事之人天下當有不能爲學之人不可盡收之學問之內者矣其學不可以爲教不可以爲治學教治判作兩三項故人才難成天下難致太平嗚呼人人爲父母所生人人與兄姊一本一出胎而至道已備苟人人篤其愛親敬長之良人人擴而充之於人倫日用則經營藝業皆聖賢之事農工商賈皆聖賢之人益事有閒忙而愛親敬長無閒忙人有貴賤而愛親敬長無貴賤家家致謹於事親從兄則家家復性求仁家家成其爲孝子悌弟則家家聖人賢者嘗見有終日營生之小民而愛敬眞至者矣愛敬眞至則必爲善於鄉里慈心於物命而取予不苟非義不爲者矣此豈靜坐主敬收拾放心而然耶抑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耶而講學明道之君子往往重彼而不重此何也

嗚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在孟子時巳然又何怪乎後世今日諸友毋忽視某之言淺近而不足爲也吾性見在日用有何深遠愛親敬長事事至道有何不淺近諸友但患日用而不知勿妄疑淺近而未盡若厭淺近慕高遠則背聖道入異端矣異端又豈諸友之所願爲者哉

愛親敬長爲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求心性愛親敬長即是仁義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求妙道即此愛親敬長達之天下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有政教古之聖人盡其當然因其自然而世巳同風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古之聖人學即是教教即是治家無二學學無二道人人易知人人共由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今諸友能率孩提稍長之本然則愛敬眞心完滿

暢遂自能達之天下能愛親敬長則見者聞者無不自動其天良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宜兄宜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也蓋士君子爲斯民之倡率邦國之表儀今日一堂諸友即可風動一邑一邑即可風動東南一隅一隅即可風動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道豈不在邇事豈不在易嗚呼自有禍亂以來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予與諸友皆目擊之回萬世之殺運開萬世之太平在於今日回天下之殺運開天下之太平在於一方回一方之殺運開一方之太平在於一人一人回殺運開太平在於一念諸友各各提撕毋忽視今日當下一念一念不昏昧即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一念不提撕即是天地閉塞萬物夭閼故某嘗謂盡性只是盡孝弟之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致曲即是致愛敬之曲便能有誠形著明動變化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只是不失繫

戀父母依抱之心便與天地合其德達之天下只是達孩提稍長無不知無不能之愛敬便太和滿宇宙間今日諸友一念悚切渾然孩提赤子之良只此一念悚切塞天地通神明擴四海諸友毋輕失此一念各各保慎

顧在座諸生童幼者曰古人說孝順兩字極善孝子一團和順無一毫意氣無一毫圭角無一毫能所知見無一毫爾我計較故父母之前委婉真至尊長之間柔順聽從與朋友交不使乖恃頑卽待卑下不尚氣凌暴孝順之人天聰天明無一毫習氣揜覆善言易入讀書易於領會文理亦易通決不恃才矜能傲衆慱譽又顧其父兄曰陽明先生有言人只一傲便結果一生爲子而傲必不孝爲弟而傲必不悌爲臣而傲必不忠以丹朱之啓明只一傲卽爲不肖横渠先生有言今人自幼驕惰壞事父母不能下父母事兄長不能下兄長入學不能下師傅以至出仕不能下上官皆爲

從幼驕惰壞故隨所居而長平格謂其因只在不孝順故驕惰放慢日長月滋所以古人教子弟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因孩提稍長愛敬之初心溫養之使不喪失教之在父母之前下氣怡聲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嚔咳欠伸跛倚睇視教之即所飲食必後長者一唯一諾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之間皆以柔和遜讓之道愛親敬長之節涵濡浸潤之子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傲戾何處滋根驕惰無從着脚即有驕稺之氣亦在於節文委曲上消磨殆盡稍長讀書講習不外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等書印實其日前所行所習行之有未盡者講讀之次漸使行習行者即是其所讀者讀者即是其日可見之行者無虛文之書非造行之行其心安焉故書亦肯讀行亦易造講說亦易領會文理亦易通性情在童幼時保養完固行履在童幼時操習篤實成人之道已畧備十五入大學知亦易致物亦易格其入聖域不難矣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

爲賢父兄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爲賢師傅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爲賢長上豈非學教治只是一轍人才易於成就天下易致太平治國平天下之業移風易俗之方卽在於各各父兄之教其子弟道豈在遠事豈在難也哉今世父兄之教其子弟講貫讀習非其所行以虛文視其所讀以童心恣其所行故苦於讀書樂於放縱迫命題行文開鑿其聰明雕鏤其巧慧父兄師長又日挑動其富貴名利之心以鼓舞其讀書作文之志子弟富貴名利熱中舉業未成而性情已壞雖遇明師良友摯之於聖賢之途而視講學爲迂腐爲學爲迂緩視聖賢非其同類師友非其臭味者多矣嗚呼爲子弟如此異日爲父兄爲師傅其能以正道率其子弟耶一旦入仕途爲長上其能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耶天下無賢子弟故天下無賢長上天下無人才故天下不太平爲父兄爲師長爲子弟者各宜深省

一友引陽明先生語曰在座云滿堂皆是聖人潘子曰滿堂皆是人子友云人人須爲聖爲賢潘子曰平格只願人人爲孝子悌弟友又解西銘云乾父坤母人須識得天地是一大父母方能一體潘子云平格只願各人識自已之父母自能一體

人生天地間其眞誠惻怛無所不周於我無時不注於我者惟父母而已人多愛其妻子不知妻子之愛我必不如父母之愛我若識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忍不孝若體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敢不順若推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能不友于兄弟刑于寡妻

父母於子愛不以爲子德勞不以爲已咎愛之不要慈名勞之不懼不慈之名子不知也不求見諒於子旁人不能喻也不求見諒於旁人子小有所就父母則大喜子大有所就父母之願未滿嗚呼唐虞三代之所以父母斯民者如斯而已故曰堯舜其猶病諸文王視民如傷

父之望子也大母之愛子也深望之大故不能不嚴愛之深故不能不慈不能不嚴者愛之深不能不慈者望之切父母之心一也子之愛其親也不能如親之愛其子親之愛其子殷殷切切天眞獨至自然而然不俟勉强子之愛其親雖極肫摯終有一間夫豈爲父母者獨無習心哉當其愛子也眞心無間於習心子之愛親則有間於習心若能擴充四端眞切力行則眞心不蔽於習心矣眞心時時流貫於吾親自能下氣怡聲愉色婉容一如孩提之愛慕依戀而吾親有不安之者乎嗚呼愛親必如孩提之愛親敬長必如稍長之敬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油然眞至藹然滿腔始爲親長一體也不能渾然親長一體而曰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有是事哉

一生閱前輩殉難詩勃然感發次日來問學潘子曰只吾子忠義勃發是豈從書本上來耶要之吾子自有天性不觸不發人人本

來是仁不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怵惕惻隱之心不發仁之端不可得而見惟有志之士便不忍將吾人本來天性任其埋沒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孳孳不已至於真性見前時時直達流行不爲舊習所揜始是復性亦自能知性故曰復以自知知性則自能盡性能盡性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皆在其中而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雖聖神功化之極然於吾人本來天性初未嘗有毫髮加也生又述家庭之難處潘子徐謂之曰忠孝一也吾子草野之士未登仕籍而勃發如此則於父子兄弟之間自當真愛真敬直達其不慮之良矣然往往易於遠而難於近者何故蓋因家庭父子兄弟日相聚首有多少不足多少爾我是非中其肺腑或者前後嫡庶之際多所疑貳或者貲財多寡之間世情冷暖之候多所嫌怨加以婢僕傳言門客黨惡家事無巨細大小盡爲增嫌開隙之端而一嚬一笑一舉一動皆爲

爾我勝負之地矣愛親敬長之至性爲此等習心習見所遏抑而不得直達流行故於忠義勃發似易而愛敬無間反難然不能直達眞愛眞敬之天良則忠義亦屬意氣從來立朝之彥忠奸固不一至有視君父如路人視國變爲固然毫不動其惻隱如甲申之事豈非大怪然跡其讀書草野時忠義豈不如吾子哉語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亦如家人父子兄弟之間猜嫌疑貳勝而愛敬天良反爲所奪耳吾子旣有志爲學卽當反躬自省誠反躬自省便見忠義愛敬之有間無間只在吾心之有私無私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如此綿密自省懇到用力自不爲習心習見所奪而眞愛眞敬之天良直達流行於父子兄弟間矣眞孝眞弟之人自然眞忠眞義在家爲孝子悌弟在國爲忠臣義士始恰吾子今日問學本懷始不負吾子本來天性也

一生見旁一生稱生樸實有肝膽潘子喜曰夫子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今吾子既有此忠信之質切須好學方不辜負乃謂之曰某與友生講學專提眞心發見處本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但須好學方能知而擴充之眞心之發上自王公下至乞丐雖盜賊亦皆有之然眞心雖發仍不自知過後省之不過云我原有此好心耳殊不知此是入聖眞種子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但忠信而不好學則眞心纔發僞即隨之雖吾子樸實有肝膽容或不免孟子既言乍見怵惕惻隱又言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然是提出未雜銅鉛之眞金以示人亦是孟子於眞僞之境嘗親身驗之故指示淸楚如此今人俱謂孔孟是生成聖人以某觀之不過吾輩尋常樸實人耳惟其好學所以獨至生云先君在日因循忽畧不知自盡子道今值新喪慚痛交迫欲報之恩不復有時亦不知何處可圖報言次生面發赤淚下因指之

曰此是惻隱眞心發處卽是渾然父子一體處生𪑨首云然又謂之曰子旣知之直須擴充之耳充之以事母則渾然母子一體充之以友于兄弟則渾然兄弟一體充之以盡人倫日用則於人倫日用無不渾然一體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仁也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義也此卽所以報令先君也故曰孝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吾子亦勉之而已矣

問行强恕反求於家庭日用恐反非愛親敬長之道曰夫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前輩有言反求己過自訟自改是孝順云家庭習氣易露愆尤易叢於此自省轉覺切實此是言反求大學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在一家則前後者父子也左右者兄

弟夫婦也上下者主僕也有所惡而勿施此是强恕强恕反求與愛親敬長本非二事何爲而非道乎

又曰大學之言正須善會蓋爲子弟者見有所惡於父兄卽非孝子悌弟不能爲子弟而能爲父兄者未之有也觀之於舜父頑母嚚此史臣記四岳之詞耳在舜則何知父母之頑嚚瞽瞍溺愛後妻與象而不愛舜亦後人之詞在舜則何知瞽瞍之溺愛又何知以後母與象之故而不愛我號泣怨慕止自責其所以失愛之故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若無地可以自容而瞽瞍已底豫夫瞽瞍可以感動而底豫固未嘗頑也瞽瞍不失爲慈父而舜之大孝德爲聖人矣

吾友錢允謙嘗言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其有不愛是我子道之未盡但求所以自盡其子道而不尤父母之不愛我兄弟幼小之時牽袂携手怡怡愛敬其有不愛不敬是我兄道弟道之未盡但

求所以自盡其兄道弟道而不尤兄弟之不愛我敬我以至夫婦朋友主僕皆然是謂思不出其位是謂素其位而行如是力盡本位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吾儒下學之宗潘子又謂父母之前不能下氣怡聲當思子以此事我則不悅我何可以事親兄弟之間不能盡愛盡敬當思兄以此待我弟以此承我則不快我何可以事兄撫弟夫婦之内不能無勝心客氣當思婦以此加我則不樂我何可以對婦役使婢僕不能無粗心浮氣當思婢僕微不遜於我則不安我何可以待婢僕朋友久交不能無褻容嫚語當思友以此與我則不喜我何可以交友如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處處詳慎時時懇到心愈純行愈密人我之隔礙愈融父母之不愛我者至此自愛我兄弟之不愛敬我者至此自愛敬我婦之不順我者至此自順我婢僕之不忠我者至此自忠我朋友之不信我者至此自信我始為盡已之性盡人之性始為正

己而物正也
一生聞教惻然云嚴慈見背只有祭之一事是人子所以事親不敢不致敬曰無一刻非事親之時吾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以視聽言動非禮而視卽辱身卽不孝非禮而聽卽辱身卽不孝非禮而言卽辱身卽不孝非禮而動卽辱身卽不孝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不忠不信卽辱身卽不孝人或以不忠惡我朋友或以不信慢我卽辱身卽不孝不忍此身之見辱以辱吾親不忍不自盡分是謂求仁兢兢然惟恐吾分有不盡至於辱身以辱吾親是謂修己以敬求仁也修己以敬也總一求免於不孝也致敬以事亡親者豈特在祭之時耶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若只事親是孝則有間斷之時無一刻非立吾身卽無一刻非事吾親爲人子者焉得不日省三省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惡言不出於口忿

言不反於身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事親之道也亦卽守身之道故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固貫於事親之中也葢吾身莫大於孝親而孝親莫要於守身吾身者父母之身也此身一刻尚存卽此一刻是事吾親人但覩親身是親吾身爲我故失其身仍以爲不得罪於親惟曾子知之故曰啓予足啓予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嗚呼此曾子所以爲能孝於親也曾子又嘗云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只一孝字盡之亦可見矣

一生初見自述向從事於主靜持敬而多間斷葢因曾經多難未盡子職每一念至痛苦憂憤一刻不可自忍又家之內外悉老父支持欲代則反拂親意不代則慚痛交迫刻不能安以此與主靜持敬工夫不相應曰卽子所言正見父子一體處慚痛憂苦一刻

不能自安是子真心懇摯亦卽子眞工夫無間斷子但能擴而充之事事有所不忍時時有所不安則眞心完密無漏而求仁之道在是矣今不信卽此是工夫而反咎主靜持敬之不相應豈不謬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故汲汲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令吾人爲學皆所以復赤子之心故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後之爲儒者之學者或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歸重主靜如守靜篤之說或並提窮理主敬而窮理乃是推極知識主敬乃是束住虛靈或專提不起意吾心自有其光明自有其妙用或專提致虛自然吾心之體隱然呈露

或專提靈知知是知非而未嘗有知無是無非而未嘗無知皆與孝弟爲仁强恕求仁之學相違與吾性渾然一體無涉所以言性者謂之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言心者謂之心今本虛應物無迹謂之虛靈不昧一片空明言意者謂之不起意則有光明妙用言本體者謂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言良知者謂之原來無有本體總以佛氏之眞空亂吾儒之性善嗚呼仁人心也良知卽仁也性善鑿然而可以眞空亂之乎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所以指示未知性者極爲委曲而諦當繼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所以言性者最爲親切而詳盡而可以眞空妙有之說附會之乎工夫非孝弟爲仁强恕求仁則必不能以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必不能灼知性善而說心說性說仁說良知總是性空之餘瀋學者欲

復本然之性善入手工夫其容不細審乎哉

謂一友曰孔孟之學脉俱在但須審明而力行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稱仁人心也而仁之實事親是也親親仁也孟子言良知不慮而知而良知之可見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言言皆血脉字字皆眞宗孔孟心髓盡於此矣顏有曾思命脉明著於此矣誠能審明乎此而力行之久久純密不疎不懈則渾然眞性直達流行自有一旦豁然知性之日其知性也自然同於孔孟不同於佛老不同於諸賢蓋愛親敬長强恕反求渾然眞心也一根直達此眞心恰恰是性善恰恰仁人心也恰恰良知及其知性而言性也自確確然性善不得以性空渾確確然仁人心也不得以虛靈知覺渾確確然良知不得以靈知當體本空混心性

上確確然下虛無等字不得聖門知字確確然下虛靈寂照虛明
湛然等語不得見之真則論之定持之堅雖刀鋸鼎鑊不能奪也
嗚呼此其透體灼見之實言五六年來悲歎徬皇欲得傳人欲明
學脈之血淚今誰與信此乎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愛親敬長當下渾然一體故有子曰孝
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孟子曰親親仁
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知性最真故指人脈路工夫最切强恕反求亦當下渾然一
體故夫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曰克己復禮曰如見如承不
欲勿施在邦在家無怨曾子聞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
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蓋强恕反求不過
擴充其愛親敬長之良而達之天下初非有二也誠勉勉於此則
心專志一宥密無疵靜矣主靜則不過虛靜之靜非靜也翼翼小

心日見不足敬矣主敬則不過寂寂惺惺治無記亂想非敬也愛敬惻隱油然藹然何嘗起意何嘗不自然即強恕反求力盡本分又何嘗起意何嘗不自然愛敬惻隱乃是良知強恕反求即是致良知而以此心之虛明變化爲不起意以致虛爲自然以當體本空之靈知爲良知則性空之旨虛無之教非吾儒之脈絡也嗚呼學旣失吾聖人之宗雖守而不改而旨歸各別世之學者何爲而不知辨之哉

聖學止是充長愛親敬長之本然故學易成而道易明後世性善之旨不明俱不知在愛親敬長一根上直達擴充而以主靜持敬爲學不起意致虛自然爲宗致靈知爲教各自以爲心性工夫而不知去之愈遠蓋愛親敬長者吾之眞心也所謂性善也所謂仁人心也所謂良知即仁也從此一根擴充則自知性善始是仁人心也始是良知即仁也不從此一根擴充則主靜持敬者不過意

識用事致虛自然者不過歸根復命不起意者致靈知者不過智慧圓明而錯認心性矣

充長愛敬之眞心自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葢孝弟之人不忍人之心常自克滿勿施反求皆不忍之心所直達流行也而强恕反求之切則愛敬眞心愈無滲漏故曰愛親敬長强恕反求非有二事所謂一根上直達擴充而契孔孟性善之宗者惟此本靜不必主靜而後靜本敬不俟持敬而後敬本不起意無不起意之可舉本自然無自然之可宗本不慮而知非當體本空之可說不從一根上直達擴充而各學其所學則成家者或專任意識或破除意識而當體虛無見前寂滅未成家者主靜持敬難成片段不起意者意根盤桓致虛歸自然者安排作弄致靈知者往往流湨於情識葢偏則煩難眞則易簡道固然也嗚呼人但見學難成道難明聖賢難至豈知舍愛敬之本然卽步步走岐

將有著失當務也哉
佛氏有報恩經道家屢申孝弟明王之教況在前輩諸賢豈有舍孝弟以為學者只不在愛親敬長一根上直達擴充而重在主靜持敬不起意致虛靜養當體空寂故卒與性善之旨絕遠至於佛氏報恩有佛氏之見識在道家孝弟有道家之見識在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一學佛者見潘子曰吾儒之學盡力於人倫孝是真孝弟是真弟入孝出弟強恕反求毫不放過學佛者曰此是事如何是心上工夫潘子嘆曰此是天下人通病豈特吾子之見
今之學者發念必入於兩路其欲除閒思雜念者心意上操持必入於主敬之說欲明心見性者求玄求妙必入於靈明無知而無不知之說若與之言愛親敬長強恕反求雖不以為非卻謂於正心誠意不切于明心見性不切其能直信為孔孟之真脈而不當

主敬以操持意念不當頓悟以明心見性者誰乎嗚呼此正學之所以難其人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其放心分明即求仁自後賢之說起而求放心之旨晦愚敢贅一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愛親敬長而已矣嗚呼苟知愛親敬長即所以求放心而仁道庶乎其不遠哉

聖人教人初不起爐作竈愛親敬長人道本然人性本然聖人但使其自盡人道之本然便可以知性就路還家初無岐轍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强恕反求亦人道之本然觀中庸言以人治人而所舉皆强恕反求之實可見施諸己而不願是勿施之則即在乎己也所謂道不遠人也能勿施則是以人之道治人之身矣其日違道不遠特勉勵學者之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有二哉子臣弟友人也求乎臣弟友之道而日見未能以人治人也上言君子

之道葢謂盡人道者莫如君子此不言求乎君子子臣弟友之道而但言求乎子臣弟友以人治人更自灼然聖人但使强恕反求以人治人而能盡其道卽能知其性葢道者率性者也其初率性而盡道其既盡道以知性所謂就路還家更無岐轍者也爲道而遠人者曷省諸

今人每言學道便如奇特事不知學道二字卽是力行二字葢道在行處言中庸率性之謂道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率性之道也曾有視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而奇特者乎今雖去孩提稍長時已遠而愛敬真心未嘗不全具未嘗不發見誠能率愛敬真心於日用則真性日見前真心日充滿自不犯上自不作亂夫真性日見前日充滿而順於長上施於遠邇則仁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嗚呼學道盡於此矣其有愛敬真心爲習心所掩

則用勉强之力以復性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如是强恕反求則
眞性日見前眞心日完滿孝於親弟於長自能達之天下故曰强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而已矣嗚呼學道如
是而已耳豈奇特事乎

生有向余問學者每欲辨明心性或疑性善之卽性空靈知之卽
良知再四辨析終不能信夫性善之非性空靈知之非良知則不
能信聖學以求仁爲宗亦不能信乎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仁也親
親仁也豈非言仁之確然者乎則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仁者如射反求諸已又豈非求仁道之確然者乎愛親
敬長人道之宜謂求仁卽是集義又豈非確然者乎能愛親敬長
强恕反求則眞性日見前眞心日充滿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
燃泉之始達以保四海又豈非候之所必然而性之不容不然者

乎夫吾儒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所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不忍觳觫是心足以王共額有泚睨而不視一本之愛豈非修齊治平之根柢乎然則性善耶性空耶良知耶靈知耶尚何可疑而不能信耶又曰學須審知脈路脈路旣審性善之與性空靈知之與良知固灼然可見矣學者但須篤信而力行之肫肫於愛親敬長切切於强恕反求分毫未到則不慊分毫未慊則必盡如是綿密懇摯則渾身是性善渾身是良知更何性空之可疑靈知之介意乎又曰審知學脈而篤志力行則確確一孝字盡之親親確確仁也孝弟也者確確爲仁之本堯舜之道確確孝弟而已矣孝者必弟孝者必忠孝者必慈孝者必夫婦有別孝者必朋友有信孝者必愛人孝者必敬人恕又何待於强而反求又何待於徵色發聲耶二三

子各有父母各自盡人子之道便各是復性工夫無許多道理可講無許多工夫可說只一孝已該盡道理該盡工夫不能具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者盡力事親則已具不能格通人我者盡力事親則已通二氏之報恩對此則爲異端申生之死孝準此則爲陷親不義薛包王祥之篤行視此則爲行不著習不察即至邇至易之事而爲大中至正之要道愚夫愚婦之與能而爲窮神極聖之心法嗚呼眞有味乎孝之一言乎誠哉其爲先王之至德要道乎

一生聞教憬然云某今惟當以順親爲事曰然全副精神須在於此生云只要反之於心而無愧曰不然某正欲反之於心而有愧生躍然曰若只反之於心而無愧便置之矣曰然遂謂之曰反心無愧一語最爲無志者藉口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夫愛人治人禮人自當反之於心而無愧矣何爲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蓋吾人雖知學問行已必不能

如聖人之盡善若無不親不治不敬者則固自以爲仁智敬矣不得一分反求一分不得十分反求十分安得不愧自愧自盡毫不寛假始是窮理盡性能窮理盡性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而人性物性亦盡矣此始是正己物正之大人始是明明德於天下之大學舜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如此反求卒能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始是大孝故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只大孝己德爲聖人舜豈泛泛常常於事親之際者哉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舜豈別有主敬窮理工夫豈嘗別悟無善無惡之心體而至於聖人者耶只在一根上直達擴充恰是性善恰是仁人心也恰是良知卽仁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曰親親仁也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嗚呼此道自孟子而後知者鮮矣有志於復性其安得不擇善耶

又曰舜惟大孝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一生問求仁之方曰愛親敬長請益曰達之天下曰學如是乎曰子不聞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達之天下處自審甚覺鬆泛曰子不特達之天下處鬆泛愛親敬長處原自鬆泛

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正是其父子兄弟不能渾然一體也若父子兄弟已渾然一體有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乎自然而愛真愛油然自然而敬真敬盎然渾然父子兄弟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矣故求仁之學只專力於孝弟而已無不盡不必更覓工夫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是真實指示人語學

者母忽視之
愛親敬長之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云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渾然是一孝恰渾然是一仁恰又渾然是一敬
只一孝巳盡仁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盡力於孝弟只是求仁故有子曰孝弟也者爲仁之本盡力於孝弟亦只是强恕故孟子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舜好色富貴人悅之舉無足以解憂惟憂不順於父母憂卽仁也今吾輩之父母慈愛教養十分眞至比之於舜無不順於父母之憂但當深不能事父母之愧雖然舜人子也我亦人子也舜事頑嚚之親而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事教養眞至之親而盡道不如舜不特可愧亦誠可憂也自省自愧自愧自憂憂愧自深勉

強日篤則愛敬眞心自油油無間而可不失孩提赤子之良矣夫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本自眞誠惻怛何待於勉強惟有所以陷溺其心則不覺其日淺日薄故必須勉強之力如斯愧愧憂憂日尋無竆是曰勉強非安排作意之爲勉強也

謂一生曰事父母須先得其歡心然後可諭親於道不然雖諭之不從也又須大有害於義者委曲轉移之無害於大義者曲從之若每事規正則觸親之怒必無轉移之日矣大約先得其歡心肯從我於道然後細事亦可規正又曰只在自已事事盡分事事得當自能得親之悅自能動親之心諭親於道至此亦易爲力又曰不特於吾親爲然卽交朋友亦然自已事事盡分事事得當自能起朋友之信自能動其興起之念忠告善道自肯聽從又曰在自已分上無分大小事事盡道若人分上正其大而不正其細一切宜然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生云見事親多不謹

日到某前某即起立趨請兄坐某仍立告於兄曰此弟事兄之禮當然意以諷兄也兄頗不悅某甚悔之曰此非子講論之時子只默默地躬行躬行久久令兄必有一日忽然省及已過自肯改刷不待子說子若言說彼必不以爲然且謂子多事又曰只在行上挽回莫在言上挽回即行上挽回語猶自有病蓋躬行是吾本分吾自盡分豈有意挽回人但力盡本分恰是挽回是一事非二事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古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並不在家國天下着工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易簡工夫只在自己此吾儒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

一生問兄行不義諫之不從奈何曰亦是吾子所行多不合道原不滿於令兄故諫之不從令不得以口舌爭須是吾子事事盡道委曲感通所謂以身諫毋以言諫若自己感通不得又須擇良友

使令兄無意中與之交好自有轉移之日一日又問處兄弟之變其道若何曰但率子孩提稍長時愛敬之良前輩云赤子不如大人之通達萬變愚謂通達萬變無踰於赤子之心

一生嫌潘子與少年言學失之過繁潘子以書答之曰愚之與子弟言孝言弟也諄諄詳盡偲偲懇到幾欲立揭之於聖賢之塗而愚之神情津津勃勃味溢於口有不容但已者何故蓋實見夫孔孟之道孝弟盡之學孔孟之道止竭力於孝弟盡之孝弟乃人子人弟之本分孝弟只求仁復性之工夫故森然出之自有餘味沛然達之不自知其已贅也嗚呼夫孰知愚之言孝言弟語語性善之面目字字仁義之良心乎夫孰知愚之言孝言弟語語聖學之真脉字字儒道之骨髓乎亦必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後知愚之言語語性善之面目字字仁義之良心也亦必灼然知性契合於孔孟而後知愚之言語語聖學之真脉字字儒道之骨

體也亦必實知性善實契仁人心也而後知愚之言眞津津其有味勃勃其不容已而盡人子人弟之本分即是盡求仁復性之工夫也而不然者則以爲用而已矣行事而已矣爲子弟言之而已矣嗚呼愚雖諄諄盡言之偲偲懇到言之亦復何益乎

中庸謂知人者知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之達道也知天者知知仁勇之達德也生知學知困知者知達德達道承上知人知天言也一知達德自無不知達道未有不知達德而能知達道者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若論五達道何人不知然世之人誰信得及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已盡聖人之道誰信得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某嘗謂若以爲難愛親敬長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愚夫愚婦與知能行若以爲易則 某學之二十年今日始信得及始道得出

孝經乃後世學者記夫子言一貫之全書大學乃曾子言一貫之

全書孝經只順字因字是其關棙首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中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先王止躬行孝道以先民止動人固有之良故民易與行而世成至治大學言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如保赤子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與孝經之言同一心印聖賢道脉相傳止是如此自後孟子言之尤暢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學如此治如此舍此爲學是爲異端舍此爲治是爲霸術無本之學其學難成無本之治其民不格故孔孟以

後無眞儒而三代以下無善治

孟子一書止是仁義其言仁義 止是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更無別說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唐虞三代如此爲學如此爲教如此爲治所以聖賢輩出比屋可封後世學術繁興所學不可以爲治并不可使小民皆率此爲教所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致治也易今之致治也難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聖學只如此

道謂之達道德謂之達德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知有不同知此而已矣或安行或利行或勉強行行有不同行此而已矣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眞是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人人共由人人共知家無二學學無二道故人才易成聖賢輩出風俗易厚治效易臻故曰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又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堯舜孔孟之道只是如此如此爲教如此爲學亦如此爲治眞是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夫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嗚呼聖學盡於此矣

或問帝師王佐之學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曰從何入曰在格物曰如生愚鈍亦可爲否曰子知愛親敬長乎曰知曰只此愛親敬

長達之天下而已矣是爲格物是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又問心齋言出則爲天下師處則爲萬世師不大夸乎曰此吾人
本分何夸之有曰其道何如曰愛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已曰何易
也曰子以爲難耶此孩提本然愚夫愚婦本色不然則爲賢知之
師不可爲愚夫愚婦之師爲一方之風敎一代之時教不可爲天
下師萬世師